

一个老知青的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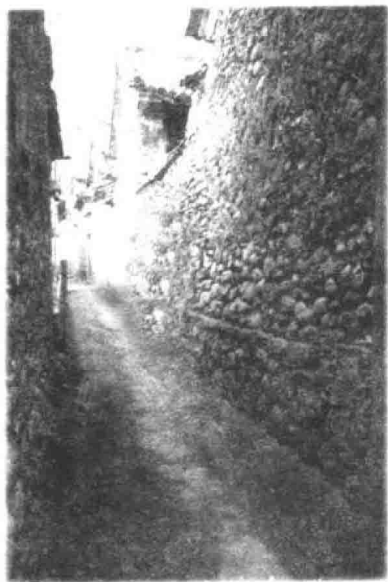
陈广生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和我一样活着和死去的人们！



一个老知青的 自述



陈广生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个老知青的自述

陈广生 著

责任编辑：罗 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195,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1958-X}{\text{I} \cdot 1545}$ 定价：10.5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退换

谨以我用血和泪写成的书，献给

一个人和他的一本书（序）

何立伟

去年秋天，陈广生在长沙天心阁知青酒楼摆了两桌酒席，正式拜我和何顿作为他的文学老师。对于我来说，这是俗话说的：新郎公坐轿子，头一回。唐宋八大家之韩愈有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虽然为文经年，但是自觉得不能够担当得起传道授业解惑的大任。谬为人师的原因只有一个，为广生兄的赤诚之心所感动。

广生兄长我八岁，已是鬓角飞霜之人，阅历丰湛，世情练达，本来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忽然之间把一切交付给儿女，为的是兑换得一点时间，来圆他自年轻时代起就一直在做的文学梦。广生喜好拉二胡，有一天他提着一把琴径直找到湖南省歌舞团的一位二胡演奏家的府上，演奏家被这个其貌不扬而口口声声要拜他为师的陌生人弄得目瞪口呆。但不消半个时辰，其人便被广生的一番言说所打动，从此收了他做学生，并且还是免费。可见广生兄一方面能说会道，自我推销；另一方面也情辞恳切，诚意逼人。广生来找我时的情形也大略如此。我与他素昧平生，他来敲我的门，我见这位半百之人要来学习写作，而且是“写书”，简直觉得有点滑稽。后来他跳开这个话题，

转而谈他的人生经历，谈他在江永农村十年的知青生活，谈他一家四口返城后如何靠他拖一辆破烂板车沿街叫卖黄泥糊口，谈他后来干过的十几种营生，样样干得出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如今已是事业有成，家道殷实。按广生兄的话来讲，他算是在这个社会的舞台上“成功地扮演了十几种角色”。他下一个要扮演的角色就是“作家”。他非常之有决心，而且非常之自信，虽然他仅仅只念过高小。我从他的言语里得知他现在几乎每天晚上像进京赶考的古代书生一样，秉灯夜读到东方既白。不仅是现在，前些年在他生意最火的时候也忙里偷闲地在账本的背面写了一部二十几万字的知青自传体的长篇小说“风雨都庞岭”。虽然是失败之作，但也说明他蹒跚跚跚地开始了他那不可思议的艰难的圆梦之旅。一个五十二岁的知命之人，决心放弃日进斗金的生意，关起门来，要用一支笔来塑造自己人生里的另一种角色和另一番价值，表达他对社会的认知，对世界发出他心底的声音，无论如何这样的人是鲜见的。从道义上说，我找不出理由来拒绝他，而且从他的言辞里，我也知道这世上没有谁能动摇得了他的决心和信念。“不管怎样，”他说，“你都要收下我这个白头发学生！”看得出来，陈广生是那种如果要挖一口井，不掘出水来决不会罢手掉头的人。

广生兄极擅言说，每忆及往事种种，必精彩至极，而且可触可感，如在眼前。假若他的笔头也如他的口舌，想必是可以写出些内容扎实，同时又新鲜生动的文章来。但广生兄毕竟文字经验不足，写文章和做生意也还是两回事情。我于是劝他先不要写小说，因为他半个世纪自身的阅历中就有许许多多真实感人胜于虚构的事情。若把这些事情写下来，应当就是很好的东西，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人生的回首，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人的教益——因为广生兄的写作动机之一便是要告诉他的儿女他们

的父亲是怎样走在人世的风雨之中的。我觉得他可以先练习写纪实性的散文，笔墨先集中在他在江永当知青的十年中的生活，写写那段历史中他个人经历的难忘的事情。我说你选择这个题材，写他几十篇，先争取发表，然后争取出一本书。那天广生兄和我谈得很是兴奋，因为他忽然之间有了近期奋斗的目标。“老师，”出门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这个白头发学生会争气的，会争气的！”

从那以后他每个星期都送来几篇文章给我看，我也每次都怀着浓厚的兴趣来读，因为他所写的人与事每一桩都很有趣，比方他写他在乡下的别开生面的婚礼，写他如何自荐当生产队长，写他在农村中最困难的时候如何吃到唯一的一餐饱饭，写他亲自给自己的女儿接生，等等，真是有血有泪，有哭有笑，即使文字不免粗糙，布局谋篇不擅营造，表达上有不少障碍，但也可以看出他写作过程中全身心的刻苦发愤，同时看出此人的可塑性极高的天资来。我每回给他提意见，他回去就改，一篇文章来来回回改动四五次的事情是经常的。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他每改动一次都提高一点，这真是不容易，不但见出他做事的专注发狠，而且也见出他学习上的聪颖善悟。不到一年的功夫，他写了五十篇有关他知青岁月的回忆散文，辑成此书。其间他的文章还在很多的报纸和刊物上发表出来。甚至有个素昧平生的老知青在广州读到他发表的文章后给他打了半个多小时的长途电话表达自己的感同身受。有时候广生写了文章还念给当年一起下放的知青插友听，有一回有一位后来成了有名的股评家的朋友听了 he 念的文章后被深深触动竟至失声痛哭起来。广生在文章里倾诉了自己的命运，也倾诉了一代人的命运。但广生的文章里绝没有沉沦的低调，没有颓丧的情绪，他把自己乐天的性格带到了每一个方块汉字里。这是我喜欢广生的文章

的地方。

广生是一九六四年，也就是湖南最早下放的知青，早于全国两千万知青响应毛主席号召全面上山下乡运动四年，下放的时间最长，吃过的苦最多，真正算得上是知青中的老大哥。今天这一代年轻人，的确很难想象他们那一代老知青所受到过的精神和肉体的磨难，很难想象那样一种血泪青春和那样一种坎坷人生。就我所知，当年下放在江永的八千余知青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教授、博导、学者、企业家以及各方面杰出的社会栋梁，然而就是没有谁写过一本书来描述这一代人在蹉跎岁月里的青春遭际。现在他们中的一个仅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名叫陈广生的人终于写成了一本《一个老知青的自述》，让我们通过他的呕心沥血的文字，看到了那一代人苦难的背影。今年是一九六八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相信这本书的问世适逢其时，而且意味深长：它不是怀旧，也不是讴歌或控诉，它只是真实地展现了和现在的年轻人不同的青春，展现了曾经有过今后不可能再有的一段历史，展现了经过反复咀嚼的五味俱全的人生。真实就是力量，真诚就是感动。这就是陈广生带给我们大家的。他终于圆了他的梦想。

1998. 7. 24 于长沙

目录

- 1 何立伟 一个人和他的一本书（序）
- 1 结婚那一天
- 7 丈夫、父亲
- 13 义犬——狗子溜溜夫
- 17 贫穷的母爱
- 22 房子的故事
- 27 骂鬼骂菩萨
- 32 卖土单簧管
- 40 白水农场趣事
- 42 笑的回忆
- 46 剃头的故事
- 51 为了孩子
- 55 老庚的故事
- 58 一个鸡蛋的故事
- 62 贤内助的故事
- 66 弟 弟

- 71 智取狗肉汤
- 75 八宝团年饭
- 79 一餐鹿子肉
- 83 瘟鸡宴
- 87 回忆饱的感觉
- 92 钓游鱼
- 96 凤凰牌香烟
- 100 打野猪的故事
- 104 峒 俗
- 110 烧石灰的故事
- 114 酒 趣
- 119 服装裁剪尺
- 125 我情愿饿死
- 130 镇南的故事
- 135 好友周君
- 143 少泉之死
- 148 咱当知青风光过
- 153 一次奇特的“会诊”
- 157 苗王之女
- 161 《水库上的姑娘》沉浮曲
- 167 差一点送命

170	阿英和丈夫的心愿
176	追怀与祝福
184	南望周家邦
191	舒 服
194	友谊与音乐
200	石生的检讨书
204	谢 媒
212	关于泽礼
218	怪人章
225	生育冠军小康
230	硬功夫与软功夫
235	大屁股与小屁股
239	悼念立天
245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
254	后记

结婚那一天

应邀参加晚辈们的结婚典礼，款步进入豪华气派的宴会厅，喝完喜酒后，坐在布置得五光十色的新房里，给新人说些祝福的话，听着旋律优美欢乐的乐曲，我常常会想起自己结婚的那一天。

二十八年前，是我们插队落户第五年，队上原来有五位知青。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家齐心想办法，还能弄点东西塞进肚子。以后，投亲靠友和转点先后走了三位，村子里就剩下我和运兰了。相依着同吃一锅饭（粥、红薯汤和野菜等），同点一灯油，同说长沙话，同唱知青歌。

就在这个时候，运兰的父母揣着运兰的放大相片，拜托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给女儿牵线搭桥。于是，工厂的工人，军营的军官，铁路上的火车司机，都被相片上的运兰那清纯漂亮的容貌、响当当的工人家庭出身所倾倒，寄来了很多承诺能从糠箩跳到米箩的求婚信。

运兰看完信后，不以为然地递给我，我坐在火塘边，一方面为她有一条活路而高兴；另一方面想到生活中的唯一知己，日夜渴望能成为自己妻子的人，即刻就要变成一只小鸟远走高飞，

想到她走后我的孤独，我的痛苦，我的悲伤，再也不能阻挡泪水溃堤似地刷、刷、刷地从脸上流下来。

运兰递一块毛巾给我，笑着说：“哈宝，五年了，你还看不出？我的心属于谁？你就像梁山伯，只会痴，只会哭，你就没勇气开口说一句话？”顿时，一股爱的暖流涌遍我的心身。

第二天，我俩手牵着手，一路歌声一路笑，翻山越岭到公社去登记结婚。

用我的师傅生产队长小保在社员大会上的话说，广生和运兰的姻缘结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做的媒人。我们贫下中农要把他们的喜事办得热闹些。

队委会决定：全队放假两天。一天让社员挑柴到县城卖了有钱送礼；一天婚宴中所涉及的大小事务，全部落实到人，由队上统一记工分。

队上开仓称了二百斤谷，体面地让赴宴的宾客吃上一顿不杂以红薯丝的饭。

我和师傅小保挑着箩筐木桶到县肉食站，凭结婚证和县知青办的介绍信，苦苦恳求卖肉的领导支持知青生根开花结果，买了十二个猪头，十二副肺叶，四十八只猪脚及猪血肠子等下水（当时猪头猪脚每斤贰角陆分、肺叶每斤壹角伍分）。

小保师傅早就四处吹风：喝喜酒者，送礼一元。大队所辖的五个生产队的田头地角，把我们结婚当成新闻讲得沸沸扬扬。人人脸上都喜笑颜开。劳力都到县城卖柴去了。不能卖柴的也想方设法准备红蛋四个或挂面两斤，相约都来喝我们的喜酒。

结婚这一天，按当地习俗：新郎新娘的头发要用茶油梳得溜光，脸上要用红纸浸水涂抹得通红。我苦苦哀求做伴娘的“铁姑娘”们，并偷偷塞给她们每人四颗糖，她们才同意免去这些花里胡哨。

我从山上采来映山红和各色野花，做成一个花环，深情地戴在运兰的脖子上，这便是我送给新娘最厚重的结婚项链。

运兰穿着一件蓝色打了三个补丁的春秋衫，满脸泛起红晕，更显得娇柔妩媚，楚楚动人。在我心中，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我牵着她的手到每家每户，给为了我们婚姻大事操劳的伯爷伯娘、叔叔婶婶鞠躬致谢，接受淳朴的山里人给我们的良好祝福。

渐近良辰，社员和知青好友蜂拥而至。其中不少人是“阿凡提”故事中“朋友的朋友”，师傅小保虽主持过几回这种事，也急得抓腮挠耳，来来回回地走，来来回回地吆喝。我只好耳语他来个“兔子汤的汤”。

司宴官看着竖在禾堂里标杆的日影，宣布良辰到，顿时鼓乐鞭炮齐鸣，人群中欢声雷动。我们没有按照江永那种跪跪拜拜古老的结婚程序，在证婚人小保师傅的主持下，我和运兰虔诚地给大媒人毛主席像三鞠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然后，依次给贫下中农三鞠躬，给师傅师娘三鞠躬，给远在长沙的父母三鞠躬，最后是夫妻对拜。完了，当众嘴对嘴亲一个：学着猪八戒的样子背着运兰在人群中绕一圈后再背入洞房。

队上的社员都如同是自己家里嫁女收媳妇，搬出所有的锅盆碗筷，桌椅板凳，仍不能解决赴宴人数的“炸糗”之急。

我以新郎的名义当急宣布：女宾先吃。这不啻于平地一声雷，惊得师傅小保及男人们瞠目结舌，几乎不敢相信我的决定是真的。

江永传统习俗：别说是喜庆婚宴，就是家中平常来了普通客人，哪怕是喝红薯汤，妇女也只能伫立桌旁伺候，是不能上桌同吃的。只有知青才斗胆向横霸一方的传统习惯势力挑战，而且时间地点就在自己大喜的日子里。

老少爷们仰脖长叹，只能是耐心地等待着。令饱受欺凌虐待的山里妇女欢呼雀跃，平生第一次坐在知青结婚的正席上喝酒吃饭。得意地看着平时对自己只会骂骂咧咧挥拳跺脚、现在伫立在桌子旁边吞口水的窝囊男人。一个个脸上绽开翻身得解放的欢笑。

待女宾酒醉饭饱，男宾上桌，已是午后。其中不乏“合二为一”者，没吃早餐，腹内空仓。山里人都有豪饮的性格，特别是喜酒，上桌必先来个“四喜财（四杯）六六顺（六杯）”，几杯烈酒下肚，早已倒翻众人。有的连先天晚上所食都赔了老本，似乎酒中掺有蒙汗药，面对着久违了的猪头猪脚及其它好菜，也只能干瞪着眼睛。

众人谅我先天惧酒，闻酒便醉。却都知我是一个三条泥鳅一瓢水、五个辣椒水一瓢的“汤将军”。司宴官约法三章：令我手端大碗萝卜汤，以汤代酒，携妻依席向众人敬酒，客人饮酒一杯，我便喝汤一碗。一席十人我便喝汤十碗。席中妙趣横生，笑声在峰峦沟壑中回旋飘荡。每敬完一席，我必跑入茅房尿尿一泡。

大娘大婶，给我们送来枣子花生，祝我们早生贵子，夫妻恩爱，白头偕老。

知青好友，有的将自用脸盆、床单、肥皂、热水瓶等赠与我们，说：凑合像个家。

有的苦于囊内空空，便顺手牵来一只鸡，一只鸭。更有甚者，牵来一件衣，牵来一条裤，作为馈赠我们的结婚礼物。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只有非常不幸的人才有权怜悯别人的权利”。在人人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日子里，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下中农、知青战友们，给予了我们人间最诚挚的爱。

我和妻把这种人间仅此的真情珍藏心中，感动得让无限委屈无处申诉的泪水，像山中的溪流，汨汨地在面颊上流淌。

我们与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与知青兄弟姐妹永世难解的缘分情结，无法能用语言讲清楚道明白。

深夜，宾客散尽，我们步入洞房。将两张床拼成一张床，将两床被子垫一床盖一床。我们用诚实的眼睛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我举起右手，向妻起誓：“今后一定尽到丈夫的责任，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竭尽全力让你生活得好一点。”

洞房内，依然如旧，只有那盏煤油灯在闪烁，像上帝的眼睛，在窥视着当代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在新婚之夜，忘却了一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